吳興藝文補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目錄

張種

與沈炯書

徐陵

爲始興王讓瑯琊二郡太守表 始興王陳伯茂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啓 安成王即陳宣帝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司空即武帝

代陳司空答書

爲陳高祖與周宰相書

爲陳主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爲陳主答周主論和親書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與章司空昭達書 (昭達武康人)
皇太子臨辟雍頌
陳文帝哀策文
烏程孝義寺碑
陳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康簡王名叔獻宣帝之九子)

陳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沈不害 武康人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文阿 武康人
世祖即位謁廟議
沈洙 武康人
除服議
測囚議
江總

爲陳六宮謝章
爲陳六宮謝表
爲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 沈君理後主后父郡守
陳皇太子太學講碑
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
故侍中沈欽墓志 沈欽文皇后兄郡守
陳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陳宣帝哀策文
巴陵王蕭沈

請封衡陽王表 衡陽王名昌陳高祖子

徐君敷

勸南康王陳方泰表

沈君理 見前

請智顗講法華疏

劉師知

侍中沈府君集序 沈沖

李元操

爲陳宣帝祭比干文

釋智顗
與陳宣帝書
徐伯陽
陳皇太子釋菖頌
尚書八座
始與王置佐史奏
封鄱陽王奏
章華 吳與人
上後主書

沈志道 武康人不害子

故陳智武將軍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侍中國子祭酒漸蔡王墓誌銘

蕭翊

天目山銘 吳興諸山皆爲天目來龍而爲安吉所轄今孝豐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目錄終

吳興藝文補卷之六

烏程董斯張遐周彙編
閔元衢康侯叅訂
韓昌箕仲弓增定

與沈烱書

張種

虎丘山者吳岳之神秀者也雖復峻極異於九天隱磷殊於太乙矜帶城傍獨超衆嶺控繞川瀆顧絶羣峯若其峯崖刻削窮造化之瑰詭絶澗杳冥若鬼神之髣髴珍木靈草茂瓊枝與碧葉蜚禽走獸必須義而屑仁是以歷代高賢輕舉樓託梵臺雲起寶刹星懸自非玉牒

開祥金精緼耀豈其神怪若此者乎

爲始興王讓瑯琊二郡太守表　　徐陵

甫離襁褓裁脫綺紈適荷除私使膺珪組執玉不秪摳承未勝自甘泉通火細柳屯兵旁帶戎臣頗同邇場言瞻漢苑廻日中州遊望胡桑已成邊郡誠復居落體國應思馬駿之功論地惟親宜慕蕭彰之勇

安成王讓錄尚書表後啟安成王卽陳宣帝　　徐陵

臣聞閒平就國乃盛漢之常儀郕霍撫宮實宗周之朋典何則皇季之重非待歷階王爵之隆自高羣辟況臣

哉冀嬰荒亟離寒暑進懈趙勝能定楚從遐匪齊文馳
兒秦厄困以內切皇心外恥家耻并輸重餌降禮單于
迴城十五如請尹璧市鄉三十聊同寶劒武夫力而獲
諸原徵臣還而反諸敵塘言馬駿著隴右之功追念昔
彭克烏丸之虜前王子弟若此勳庸偏其反而豈可勝
愧

梁貞陽侯與陳司空書　徐陵

淵明頓首頓首軒轅既作遇蚩尤之兵顓頊為君值共
工之亂雖復摧山蕩谷驅電乘雷戕厥兇渠曾靡遺孽

未有時當至治世在欲明元惡滔天遂陷邦家者也我大梁開金繩之寶諜紐玉鏡之珍符功烈與造化相侔德施與風雲俱遠戴日戴斗何向不賓太平之基無思無屆逆賊侯景殲亂本朝釁重聰彌凶逾羿浞後主天經地緯義冠人靈驅馭熊羆遂剪劭盜少康祀夏何可對揚太戊與殷彌無等級不圖天未悔禍喪亂薦臻羌賊憑陵侵蕩荊漢乘輿幽辱既陷兇徒黎獻崩騰莫不淪沒故以哀窮兆庶痛極蒼旻者也夫諸侯釋位寧非禍亂之朝宗子維城本濟艱憂之日武皇遺胤皆陷虜

庭乞命偷生何能支久孤宗室之長爰自衍丕平癸之
朝容身靡託追惟先業大庇生民既雪伯升之怨仍紹
桓王之觸孤二三昆季情禮襲申荐預蕃枝偏承皇德
近歲彭都之役得備戎昭（一作行）鞍甲之勞厥酬天寵況
復邦家不造至此橫流凶狡猶存何所逃責固以提戈
負劍卧泣行號言念荆巫志雪讎恥大齊德並天地明
符日月隆禮訓俗張樂被民義感殊戎仁侔造化玉羊
銀甕嘉瑞畢彰澤馬山車禎符總集若夫中原搢士本
自無窮沙塞精兵斯何有豈是以家國之富文景所未

儔兵馬之强秦漢所未敵但親隣之道既篤夙私明發之懷彌敦先好以爲興亾繼絶聖典通規爰命無嗣守社稷既方憑大國庚討佻儺恩喻難違諸懷慚哽公體茲懋德毗奉中興歸自番禺志在討亂至于雲行電邁谷靜山空扼鵲尾而定王畿登牛頭而掃天闕漸掌僞帥將傳首于帝京郡塢元兇皆橫屍于寧市高肅茂烈振古希儔承此欣然深所嘉歎今者般憂求巳禍難桐㝽宗社無依輿王宜立夙承所寄倚在沖年王室猶難何以康濟董侯幼弱終嗣漢明馬業道蒙仍匪晉室

所謂前事之不忘後事之龜兆也孤遇荷恩靈預承帷幄黃河白日亟降誠言分災卹患事非歷古但當小國之禮無失敬恭闔境人民俱勞寤寐方竊人爵之重厚報非常之功惠覽今書希能留意也上黨王文高劉德武寇曹彰發降宗英遼于將逆裴侍中英起贊琛師德俱事戎閒月疊連營雲旗蔽野同集江淮翼我歸旆湛海珍等並前朝舊將夙著勳庸江左氛妖投身齊國今者皆蒙恩獎並在戎行歸附明公共剪讎難去月將師便留壽春已具舟艫將臨巢浦若公為內主方同國子

之勲余以定家得免臧孫之歎豈不功名富貴其保無疆前望鄉關惟增號哭蕭淵明頓首頓首

代陳司空答書　書記洞詮云英華作徐陵代答非　徐陵

某頓首頓首使人孔文端至奉此月四日誨翰累牘備加循覽以悲以慰先皇聖德在躬體道康哲允恭克讓就日望雲玄雀銜書皇天眷命光宅區宇司牧黎元澤與風行恩隨雨散朔南暨敎要荒貢篚而遐邇丁大時屬陵夷賊臣侯景內釁中國掘剪公室鞭撻寰縣三光掩曜四海分崩嗣后大孝發衷志清國釁誓齊日以

晉衆壘裒崇而擁旅遁授兵略沿流電邁不崇朝而戮
封豕纔信宿而翦奔鯨雖天未絕梁伊帝之力方欲克
復梁雖吞滅崤函即都渚宮將議進取而穹昊不惠頻
降愍凶森氏虎狼肆其虐暴王上幽辱鑾輿播遷悲結
萬姓痛深九服社稷須主天下難職晉安殿下地惟密
戚親實愛子弱表徇齊幼而岐嶷羣公卿士岳牧藩鎮
莫不頓首屈膝請嗣宗祧王太尉秉德居宗實為元輔
僕以不敏預忝末將今朝野寧晏方鎮協和戮力華夷
同獎王室虔竭股肱蕩刷讎恥殿下夙標令譽早播明

德親則華與地惟邢蔣昔因多故託身大國今蒙發勅已次壽春載披來旨實深傾注但帝子承制非爲之主冢宰匡翊寧俟長君雖則末學頗聞前載成王踐祚曾未壯年昭帝君臨實惟童孺若以家國多故思濟艱難郊惟尊戚莫不屬望分陜之寄側聽高旨如使不繼親地便議崇極上相居中自當奉報昔仲子含孫檀弓有作趙求外主穆嬴以啼前事不忘可爲故實藉維來鎮敢用多陳遠降誨函惟深哽佩陳某頓首頓首

爲陳高祖與周宰相書　　徐陵

昔有天地便立帝王華昊惟農遷虞斯夏莫不三靈所祐五運相推梁德不造因天攸棄雖復東漢之末區宇沸騰西晉之亾生民殄覆未足以方其禍亂譬彼虔劉者也吾謬以庸薄屬當興運自昔發膚濟諸百越徐關浪泊靡不征行銀洞珠官所在淸乂自還麾南極伐逆東都宣力驅馳亟淹寒暑六延梁社十剪强寇黃旗與蚩尤七十戰魏祖在軍中三十年方厥劬勞未爲勤苦加以百神所感明靈應期萬里徂征虬龍表瑞於是中軍勇銳上將横行承此休符遂與王業梁氏以天祿斯

改斯運永終欽若唐風推其帰命吾驚惶三讓拜手陳辭盈廷公卿稽顙敦偪眷言頴水徒抱素心尚想汾陽無因高蹈猥以庸薄遂膺天寵去月乙亥昇禮大壇言念遷堌但有慚愧昔賔門之始境外無交雖遣行人未申嘉好今上天有命光膺寶曆永與周室方同斷金我運維新宜脩朝聘今遣侍中都官尚書周弘正衛使長安故指有白陳其白

為陳王與周冢宰宇文護論邊境事書

徐陵

國有三慶民有四安所謂通和是由鄰睦況周陳款好
一紀于茲懷抱相期百世方遠灌瓜之義久物遐吏拾
椽之尤想應無怨梁氏以漸水東為安湘小郡宜立巴
州多歷年所此於荊部本已分界近得刺史符元舉啟
稱蕭嬬忽遣杜元茂神僧訓等將率人馬踰瀆涉漸便
置城隍謀為侵軼遣荷隣德合州見還不容今眷仍縱
蕭氏元舉累移論及翻相河漢更往研問便騁鋒鏑彼
單人恃勇遂致俘擒聞此紛紜甚以驚歎其商奄餘孽
才力甚微為暴邊城良憑大國但情均忌器不可加兵

便勑軍司以禮相放且前歲所立疆埸本以南平等五郡輸薦貴朝至如安湘旣屬巴郡幸承鄰惠無俟涉言故下漸東惟如澧北政是標其大概屬荆州之界耳彼此方申分好義絶覬圖所貴惟和所重惟信夫以南平等郡地壙民豐雲夢之田楚王爲寶吳當勁蜀晉拒疆秦資彼山川並爲州鎭朕若棄其仁義務廣封域寧容延歲並貢周朝今者和親巳固山岳而方訴尺寸之土用盆兼葭之地哉幸非瘑疾相見鑒容江陵小寇旣爾虔劉前至之言或相誣罔一二因使人宇文平口具其

懷耿耿故此相自陳謙頓首今眷一作眷顧故下一作故下踰潰作踰滋此書多誤

此書英華作爲武帝與護按書云啟稱蕭歸後梁主蕭詧以陳文帝天嘉三年薨子巋代立且云周陳欵好一紀於茲合武帝文帝僅十年則此當在宣帝初矣作武帝大誤今但改正云陳主　按蕭巋傳巋嗣位五年陳湘州刺史華皎巴州刺史戴僧朔並來附巋言其狀于周高祖詔衛公直元定等赴之與陳將吳明徹等戰于沌口直軍不利元定遂沒巋大將軍

李廣等亦爲陳人所虜長沙巴陵並陷於陳事在廢
帝光大元年此書應在後

爲陳王答周主論和親書　　徐陵

周武帝天和七年以其兄大冢宰晉公宇文護專政
暴慢討誅之按其時乃陳宣帝之太建四年此書當
是爲宣帝與周武也

使人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大都督治司城使
主杜子暉中軍山遂伯使副鮑宏等至省告具懷夫望
君明辟司御兆民則天象地佇育黔首故張旝以往拭

玉而來同在蒼生恢宏文武雖毀戈鑄戟未擬上懸散
馬休牛載懷偃伯非期與睦忽爽和風奚用殲師信由
天討洎尋攘奸歎想蒸懷言亂今書甫承家難知以冢
宰執政擅同淵藪令尹當朝妄專征伐無君之謐仰墜
其師無將之誅已從司寇刑名既肅國步遷康希為親
鄰敬開衷款若二境交懽似纓多稱八荒期又良副所
懷今遣具位某甲等使不復多述陳某頓首

武皇帝作相時與嶺南酋豪書　徐陵

夫否終斯泰屯極則亨若日月之迴環猶陰陽之報復

迺者數鍾九厄王室中微聖主欽明還承寶運仰吳高
祖武皇帝之孫世祖孝皇帝之子重光累聖紹國承家
天下生民孰不歸德賊劭不涯疎戚希篡帝圖信是奸
兇階茲禍亂自王宮再淪于醜逆虜馬四飲于江涎社
稷阽危鑾輿幽辱劭身居列岳自御強兵高視趦趄坐
覩成敗既而天維重綴國步還康猾釁凶圖更謀潮毘
且其兵馬之任資于長昆方收之權由于承聖摽兄戈
而斬姪藉國寵而弒君不忠不義莫斯爲甚比狩初便
遣大都督歐陽頠墢城主傅泰等兇徒數十遂到臨川

吾奉承朝算指畫戎畧樊勝耿貫戮力爭驅天地靈祗水陸開道獲傳泰不勞于一鏃擒歐陽無待于尺兵僞黨皆俘連城盡拔所收軍資不可勝筭去月十六日德州刺史陳法武等願犢迴戈仍梟兇竪一夫挺劍傳首上京萬里澄清人神慶躍彼豪門者姓典牧方州拘隔天朝亟離寒暑公私憤歎豈可爲懷今王道平爽理增歡忭朱明戒節比復何如軍士平安境內清謐吾以庸薄叨兼國鈞恒務奉纏諸有勞弊自天數云否朝禰淪臻東夏崩騰西京蕩覆身惟許國任在勤王宜力皇家

靡有寧歲一還京師保持鴻業四驅夷狄奪得江左雄則桂龕元惡張彪不恭據有泰稽連蹤巨震隨機討擒觸向平夷叛臣任約徐嗣徽等屢引齊虜前年末既踐京師江畔邊城皆為戎成頼貔貅驍力衛霍同心殲厥胡夷不日清殄去年將夏傾國大來鐵騎八千許匹甲士二十餘萬胡塵飛于北闕虜鼓震于南宮[illegible]亭備禦聯與挑戰虜便土崩尾倂投險逃坑大小皆擒纔餘蓋數三江之上塞水無流千里之間伏屍相枕生獲大將督蕭軌裴英起東方老李希光王敬寶等虜中驍將唯

此數人屢破關西之兵頻取淮右之地一朝俘斬無復子遺遠邇敬欣華夷怖慴如聞彼虜稍是危亡尋命熊羆欲就征討方可以雷行拋魏電掃幽并混一車書勢在朝暮而侯瑱㦸扈江川公私阻絕郎平北賊仍事南征肉袒面縛歸首闕庭即爲申聞優其禮秩台儀不貶位過蕃常今所擒歐陽頠傅泰等莫不弘宥政爾授其兵馬處以榮祿坦然遊狎無介懷抱年號武平國即清晏君之聞此寧不欣躍但昔緣王事游戲貴鄉日想山川依然舊識吾既忝荷朝私位逾台衮身持帝王之柄

手握天下之圖故鄉如此誠爲衣繡故人不見還同宵錦天涯藐藐地角悠悠言面無由但以情企今者王敵帝載化被無垠浮海窮山罔不咸格投竿負羈馳步蒼龍崖穴丘園爭趨金馬君之才具信美登朝如戀本鄉不能遊宦門中子弟竝遣來儀當爲申聞各處榮祿深加將保念嗣音鄭令遣某甲等使彼指此不多陳諱白

武帝作相時與北齊廣陵城主書　徐陵

籍甚英風常懷眷屬封疆有限寤寐增勞屬此月九日告深慰情佇方秋尚熱體中何如戎帳艱辛無乃爲敝

吾以庸薄謬膺台鉉既荷先帝拔擢之恩兼蒙今主責成之寄政以皇齊大德世紹和風方藉威靈庶平雠恥提携小國願預藩臣還詔哀矜許甚容納奉勅須質便遣入朝部下諸將哀我誠節一兒一弟無所遺恡立志立義無負上天但故丞相諸子及滙海珍等並依勅旨馳遣渡江主上又遣吏部尚書王通鴻臚卿謝岐等至和州與司馬行臺共為盟誓而蕭軌等決信叛亾苟相陵易欝從東道馳至北郊既逼宫闕無容靜默兩兩相對俱有損傷彼聞人馬因此奔散且置兵之地溝淵且

多退兵之時投赴相積近遣張鄰來此具是行人所見
但廣廢建業幾隔一江戰場去所不盈五里軍人退散
理反家鄉緣岸村人復有舟檝且蘆牌荻筏竟浦浮江
千百為羣前後相繼吾又勒兵被甲不聽討捕若無恐
懼並應投逹假使在此不可更生至彼而殂差非吾過
如其枉理必是興軍見伐于有道之人加兵于無罪之
國若彼王師如此又是違盟后土皇天山川社稷察其
怨語寧容相祐辱告承上黨殲下及匹婁領軍應來江
右師出無名此是何義小之尊攻差無違禮彼之陵我

自是乖言玄天所伐匹馬無遺翻見慈尤一何非理若彼鬼神有知寧可斯背鬼神無知何用盟歃去歲掷遣摩訶石頭天井連月亢陽三子飛降連冬大雪黃袍盡沒白幘皆浮既因之以泥塗薦加之以疾疫蕭裴既退雲霧便除從爾以來稍成災旱定知衣冠之國禮樂相承天道不言不容都滅長江淼淼巨浪湯湯如闘艦舟師詎有深利近梁山之戰即是前車蕪湖之役可爲明鏡昔晉侯不能乘鄭馬趙將不能用楚兵一非水土難爲騁力揚州卑濕厥土塗泥如過秋霖杳同江漢假令

蚩尤甫出白起還生控代馬而凌波蹋胡靴而渝水絟難遲劾詎有成功六州勇士雖有百萬十姓豪傑徒勞千億不能為患斷可知矣昔我平世天下又安人不識干戈時無聞于桴鼓故得兇人侯景濟我橫江天步少危賈由忘職自亂離已久人解用兵女子無愧于韡彭逢兒不殊于衛霍吳鉤甚利蜀甲殊輕擊動風霜弩穿金石高樓大艦緊日凌雲叱咤而翹風雷噫嗟如倒山嶽侯車騎國家壺將分陝上流近隔以邊廬埒爵表疏王途既泰貢賦相望尋令子弟侍奉京邑蕭太保龍

顯于貴海王儀同虎視于洞庭若望高峯便當投袂何則凡諸將帥各護家鄉非直吾人獨憂宗社日者頻辱司馬行臺及諸公有告裴行臺當今方邵此諸賢莫非英傑其餘軍士悉是驍雄庸蜀氐羌之兵烏丸白虜之騎以此衆戰誰能禦之何爲比吾階薄相懸何恐諸君身名俱滅來告以細柳之壘踰於灞上吾恐今之趙括不及廉頗也近張舍人至始奉嚴敕朝廷遣劉叔遜仍往救閩嶺達丹誠用停王赫伏計天慈理當懸照此身日月所鑒天地所明豈敢虛言欺罔宸極足下既未知

始末容有疑怪大軍多士希惠矜弘量[illegible]騰表疏辛停師旅已存盟信廢其小國永申藩禮天心無爽遐邇一同（一作同卯）投筆悚慨不復多白陳諱頓首

與章司空昭達書

徐陵

君自日聖朝受命天下廓清所餘殘寇惟有歐紇南逕交管北據衡嶷兄弟叔侄盤阻川洞百越之賓不供王府萬里之民不由國家明公受脤嚴冬持兵杪歲朋來戢旆攜火宵行便屆舍淮乃其神速未窮三略非勞六奇濟交旗鼓纔平醜類自太清之末永定以來所[illegible]

界不過郡邑今茲趙提二十餘州君敕此功庸方茲英力漢之馬援不能爲擬吳之步騭故是相懸況孫處宗之叛徒正撻盜王耳公私慶快豈可復言且僕一子屯窮妖徒所制五嶺遐夐存亡不測懸懷飲淚破膽復全蒙荷英恩保其身命餘年仰戴何力能勝今遣主帥某馳往稱慶徐君呈

皇太子臨辟雍頌　徐陵

臣聞天大王大詳於道德之言天文人文顯於爻象遂說是以大君革命黔首所以庇焉聖人創物文籍所以

生焉咸由此道制爲民極莫不對越上靈裁成庶類濟世育德昭被昆蟲皇帝世膺下武體資上德握天鏡而授河圖執玉衡而運乾象皇太子躍彼重離光茲七鬯儀天以行三善儷極以照四方惟忠惟孝自家刑國乃武乃文化成天下侍中國子祭酒新安王宗室羽儀衣冠准的惟善爲樂造次必儒粵以十一年三月二十一日受詔弘宣發論語題攝齊升堂摳衣即席對揚天人闡闕大訓清言既吐精義入神剛德爰動音辭超聞離象滿辯論綸之異究倫理之疑玉振鏘鏘雲浮雨布介

王奉緊聖蹤馳辨秀尚信令張禹斬其師法何晏併其訓詁穆穆焉洋洋焉此實虞郭之盛德生民之壯觀者也臣抑又聞之睿頌聿興史克宣其懿晉雍大啟王褒逞其詞所以述休平之風揚君上之德輕以下才敢為頌曰皇運勃啟膺圖受命紫蓋東臨黃旌南收積仁累德重明疊聖四海無浪三階已平儲駕爰止和鑾有聲弘風講肆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籯洙泗與業闕里增榮

陳文帝哀策文　　徐陵

維太康元年太歲丙戌四月丁未朔二十七日癸酉大
行皇帝崩于有覺殿殯于太極之西階粤六月丙寅將
遷于永寧陵禮也容車曉駕幄殿晨張旌帷具列綍翮
戒行擗蹷輅于丹陛攀龍帷於紫庭趨過窮于屏闈拜
慟感于明靈東京飛其瑞露北陸霣其祥星乃詔雲臺
之史猶採咸池之曲叶太雅于鳴金同藏書于羣玉其
辭曰若木傳帝薰風御民重光所集世載于赫奕高
祖悠哉上旻躍聯寶胄顯煥郊禋我皇誕聖膺此[illegible]慶
道玉衡鐏神凝懸鏡洛書天表河紀靈命納揆馳芳質

門流詠稽陰克伐震懟勤王亳道增搆幽風會昌言瞻
少昊寶仗高陽駕彼軫轄淸宮未央徼畢兆庶德涓遐
荒稷齊高寢上膳長樂肅肅承顏哀哀荐酌悼圜恭儉
章陵謙約大寶崇名無聞改作纂武升歷遺愛實繁三
湘九派瀰氣雲昏力折天柱才傾地門甘泉夜照細柳
朝屯谷魅山鬼横流塞源赫赫英謨赳赳雄斷遍行天
討無遺神算鑾旆江淮長驅巴漢九夷百越雷隨風渙
北俘昆耶西戡伊軒荷負皇極劬勞庶機勤民聽政旰
食宵衣服貴綈皂風移闘闢唐山罷奏濮水韜淫初採

狂狷搜𢾆仄微世感中孚民維大畜外户無閉高垣奚築降情儒雅𢡟懷庠塾御廡為歡臨雍𪹳肅禮𢌿三代樂備九成天資武德天照文明晷履斯在幪巾自淸漣珠合璧曜爽流精獸舞時豫禽歌頌平帝載維遠王靈維大候雨占風荒中海外憬彼鞮譯咸承冠帶是曰君臨斯為交泰白環巳貢玄珪克貞東河佇檝北狄思征鈇斧將戒璁珩未鳴星滔去楚日沴悲荊億兆何繫穹旻遐傾大禹胼胝重華胼腊仰惟勞務同斯遊憐發夔無徵照祈奚益聽茂陵之鐘鼓抱喬陽之劒舄詎與髯

於宸儀終纏綿於號擗三古以吉四海同奔列明天宇崩號帝闕千門啟旋闇闒萬乘驚於靈轜槐風悲于華道松雨恩于郊原鑾旂動而居蹕宿衛靜而空尊縣陌平夷流山皤固紀無遷市唐有通樹經白社之修塗廻青門之廣路思沛邑以東臨懷周京以西顧機神不測惟道難稱充窮靡寄孺慕奚憑惟封云之與禪肅遺玉牒之與金繩揚英聲而永久共日月而俱升

烏程孝義寺碑　徐陵

臣聞道階八地猶見后妃頌生于佛無匪賢聖汲引之

義雖同隨機之感非一至如嬀汭有禮皇源所以前興周女斯歸陳宗所以流慶大矣哉神基帝系淑聖重光者也慈訓太后德佐初九道暉上六居天上天中之極處太任太姒之尊蘋藻之化斯深葛覃之風彌遠皇帝膺茲上聖莽彼擾神愛敬在乎一人德教形乎四海是以明星皎皎流半月之光井絡團團灑如飴之味嘉禾自秀浪井恒淸天降徵祥日開書府自大明紹運神武應期至道傍通無思不格戊巳校尉西羁玉門伏波將軍南表銅柱方使三千世界百億須彌同望飛輪共禀

玄德元嘉三年正月二十一日詔吉州惟聖德方被兆
民乃勅有司改東成里為孝義里昔岱山徙號重華著
其壽終德水移名泰人表其嘉遁豈若蠢在輿地書茲
里門仰述天經光臨父母臣厥猗育乃作銘曰顧此良
因宜資貴親三乘並駕四攝為舟綱巖安坐遊化發神
燈前禮佛地後遷身並濟含識俱躋正覺國家隆盛用
發殷虔龍勒豐碑陳其舞詠
謹按談鑰志載孝義寺碑云高卉蒼蒼遊闊天語清
響瀰瀰深窮地根又引碑云八絕之技依然又引碑

云弱葉纖桃今此碑無此數語當非全文

陳司空河東康簡王墓誌　徐陵

夫聖人至德天道福謙大哉堯舜貽慶長蓮明兩之盛中陽纂于豢龍百世之祀皇家兆于鳴鳳遂冊丘於海北應紫蕊於江南帝系王基重光累葉高祖之建天柱列聖之補地維蕩蕩乎民無德而名焉者也至若鼎締託曜房靈體斯孝烈不由師保周生之對曾何慮於擬議月近之言亦無階於等級封河東王加侍中淑猶與金燧相宜清頹與玉壺同照授使持節南徐州刺史

武䓪旅拒亭障遷移漢草非長廣之東瀚萊道荊門之
北王常譏庾翼便白面之非才深慕曹彰歎黃鬚之爲
可火精不退𤇆應善言水蜃難消徒持陰德還于沙鎮
時年一十有七追贈司空加鼓吹班劒謚曰康簡王洛
北古墳河南除道隂悲𤇆燭之聲觴動輿城之氣豈惟
晉皇龍恤重瑯邪之贈官魏后高文側蒼舒之哀誄

陳司空章昭達墓誌銘　徐陵

周原膴膴佳氣葱葱王業攸興帝圖斯盛在昔光武佐
命鄴縣者鄧侯高祖元臣同郡者蕭相公台輔之盛便

蓄綺繞琱璉之姿無待雕琢起家爲東宮直前所奉之君則梁簡文皇帝旣而黑山巨盜憑陵上國白水獵胡虔劉中夏公傾其產業募是驍雄思報皇儲累殲鯨寇竊幽風有象代邸方降搜荊楚之英才資班輸之妙略百樓忽起發雲霄而俯臨萬弩俱張隨雷霆而並震揚兵于九天之上決勝于千里之中殪彼羣兇皆無旋踵陳實應至懷反叛客引周廻資其食力更事寘齊公奉部崇朝飲冰將力前茅後勁步驟奔馳仍向甌閩殄其巢窟若夫鳴虵之洞深谷隱于蒼天飛猨之嶺喬木參

于雲日宜艤艇而登艪蒙衝而涉江威武紛紜震山
風海於是咸仔偽帥恐據高墉爰泊滄溟莫不懲乂旣
而豨人無信將誅卽潛鬬艦戈船彌江淹漢公幾閭豨
檄遐禀師期飈襲荆郢應時燒蕩方欲宣威瀧汧太討
梁華屬上將之韜光逢中台之掩雅大建三年薨于軍
幕爾乃青烏拍墓白鶴標墳林有逃車樹同華蓋前於
熊軾後乘龍輴介士發三河之民哀銃同駟馬之曲長
安傳坐恩禮盛於西京襄陽墮淚悲慟喧于南峴

上陳高祖置學書　沈不害

臣聞立人建國莫尚于尊儒成俗化民必崇于教學故東膠西序事隆乎三代環林縈水業盛於兩京自淳源既遠澆波以扇物之感人無窮人之逐欲無節是知施設訓範啟導沁靈譬彼染藍類諸琢玉然後人倫以正尊卑有序忠孝之理既明君臣之道攸固執禮自基魯公所以難侮歌樂以細鄭伯于前知一作是前亡干戚舞而有苗至泮宮成而淮夷服長想洙泗之風載懷淹稷之盛有國有家莫不尚已梁太清季年數鍾否剝戎狄外侵姦回內舋朝振鼓鼙夕炤烽火洪儒碩學解散甚于

坑夷五典九丘湮滅逾于灰燼蓋成均自斯墜叢替宗
于是不修褒成之祠弗陳裸享釋菜之禮無稱俎豆頌
聲寂寞遂踰一紀後生敦悦不見函丈之儀晚學鑽仰
徒深倚席之歎陛下繼曆馭統握錄臨寓道洽寰中威
加無外濁流已清重氛載廓含生熙阜品庶咸亨宜其
弘振禮樂建立庠序式稽古典行迹儒官選公卿門子
皆入于學助教博士朝夕講肄使擔簦負笈鏘鏘接衽
方領矩步濟濟成林如切如磋聞詩聞禮一年可以倍
功三冬于是足用故能擢秀雄州揚廷觀國入仕登朝

資優學以自輔涖官從政有經業以治身翰篤列廷青紫拾地古者王世子之貴猶與國子齒降及漢儲茲禮不墜暨乎兩晉斯事彌隆蓋所以見師嚴而道尊者也皇太子天縱生知無待審喻猶宜晦迹俯同專經請業眞爵前師肅若舊典昔闕里之堂草萊自闢舊宅之內絲竹流音前聖遺烈深以炯戒況復江表無虞海外有截豈得不闢闕大猷恢弘至道寧可使玄教儒風弗與聖世盛德大業遂蘊先年臣末學小生詞無足算輕獻瞽言伏追悚汗

世祖即位謁廟議　沈文阿

民物推移質文殊軌聖賢因機而立教王公隨時以適宜夫千人無君不散則亂萬乘無主不危則亡當隆周之日公旦叔父呂召爪牙成王在喪禍幾覆國是以既葬便有公冠之儀始殯受麻冕之策斯蓋示天下以有主慮社稷之艱難逮乎末葉縱橫漢承其弊雖文景刑厝而七國連兵或踰月即尊或崩日稱詔此皆有為而為之非無心於禮制也今國諱之日雖抑哀於璽紱之重猶未序於君臣之儀古禮朝廟退坐正寢聽羣臣之

政今皇帝拜廟還宜御太極殿以正南面之尊此即周
康在朝一二臣備者也其壤奠之節周禮以玉作贄公
侯以珪子男執璧此瑞玉也奠贄既竟又復致享天子
以璧王后用琮秦焼經典威儀散滅叔孫通定禮尤失
前憲奠贄不珪致享無帛公王同璧鴻臚奏賀若此數
事未闡於古後相沿襲至梁行之夫稱觴奉壽家國大
慶四廂雅樂歌奏歡欣今君臣吞哀萬民抑割豈同於
維新之禮乎且周康賓稱奉珪無再壽之獻此則前準
明矣三宿三咤上宗曰饗斯蓋祭儐受福寧謂賀酒邪

想以今坐正殿止行薦璧之儀無賀酒之禮謹撰謁廟還升正寢羣臣陪薦儀注如別

除服議

沈洙

高祖受禪沈洙加散騎常侍歷揚州別駕從事史大匠卿有司奏前寧遠將軍建康令沈孝軌門生陳三兒牒稱主人翁靈柩在周主人奉使關内因欲迎喪久而未返此月晦即是再周主人弟息見在此者為至月末除靈内外即吉為待主人還情禮申竟以事諮左丞江德藻德藻議王衛軍云久喪不葬惟主人

不變其餘親各終月數而除此蓋引禮文論在家內有事故未得葬者耳孝軌旣在異域雖已迎喪還期無指諸弟若遂不除永絕婚嫁此於人情或爲未允

中原淪陷已後理有事例宜諮訪常侍許議洙議云禮有變正又有從宜禮小記云久不葬者唯主祭者不除其餘以麻終月數者除喪則已注云其餘謂傍親如鄭所解衆子皆應不除王衛軍所引此蓋禮之正也但魏氏東關之役旣失亾屍柩葬禮無期議以爲禮無終身之喪故制使除服晉氏喪亂或死於虜庭無由迎殯

江左故復申明其制李胤之祖王華之父並存亡不測其子制服依時釋縗此並變禮之宜也孝桃雖因奉使便欲迎喪而戎狄難親還期未尅愚謂宜依東關故事在此國內者並應釋除縗麻毀靈附祭若喪柩得還別行改葬之禮自天下寇亂西朝傾覆流播絕域情禮莫申若此之徒諒非一二寧可喪期無數而弗除衰服朝廷自應為之限制以義斷恩通訪博識折之禮衷

測囚議　沈洙

梁代舊律測囚之法日一上起自晡鼓盡于二更及

比部郎范泉刪定律令以傳法測立時久非人所堪分其刻數日再上延尉以爲漸制過輕請八座丞郎并祭酒孔渙行事沈洙五舍人會尚書省詳議洙議云

夜中測立緩急易欺兼用晝漏于事爲允但漏刻賒促今古不同漢書律曆何承天祖沖之暅之父子漏經並自關鼓至下鼓自晡鼓至關鼓皆十三刻冬夏四時不異若其日有長短分在中時前後今用梁末改漏下鼓之後分其短長夏至之日各十七刻冬至之日各十二

刺伏承命旨刻同刪令檢一日之刻乃同而四時之屈不等廷尉今牒以時刻短促致罪人不款愚意願去夜測之昧從晝漏之明斟酌今古之間參會二漏之義捨秋冬之少刻從夏日之長晷不問寒暑並依今之夏至朝夕上測各十七刻比之古漏則尚多昔四刻即用今漏則冬至多五刻雖冬至之時數刻侵夜正是少日於事非疑廢罪人不以漏短而爲捍獄囚無以在夜而致誣求之鄙意竊謂允合

爲陳六宮謝章

江總

忝膺禮命愧集丹綈之顏拜奉由私慙縈翬狄之色魯
宮夜火伯姬匪驚楚謝奔濤貞姜何懼豈期日月騰影
風雲爲潤遲復位崇九御聲高六列象服增華丹輧耀
采何以弼佐王風克柔陰化競惶並集追想流荇之詩
荷遽相并遂失鳴環之節

爲陳六宮謝表　江總

鵲鷰晨啟雀釵曉映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動雲袿香
飄霧縠婑纚豔粉無情拂鏡愁縈巧黛息意歸臆來聞
漢水贈珠人間絕世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或有風流行

雨窮寃狄昌聲高一笑價必兩環乃可挂臘迎春誦房侍寵借班姬之扇未掩驚莊假蔡琰之文寧披焚戴

爲沈尚書君理讓右僕射領吏部表　江總

荀勖以來安石以後遵其軌躅必大廈之棟梁總其寄任亦巨川之舟楫未有綿力薄才輕膺此舉

陳皇太子太學講碑　江總

我大陳之御天下若水渙其長瀾瑞星顯其永歷重華誕曆與于大麓之野放勛繼業盛矣鳴鳳之占敦以鴻才海宙逸思泉瀉含毫落紙動八關之歌謡隻句片言

諧五聲之節奏雲飛風䛛追歷漢帝之辭高觀華池遊跨魏皇之什爰復建藏書之冊開獻書之路帷帳叢殘家壁遺逸紫臺祕典綠帙奇文羽陵蠹迹嵩山落簡外史所掌廣內所司靡不飾以鉛槧彫以緗素此文教之脩也

吳興郡廬陵王德政碑　江總

卓爾吾王天人可擬早成夙智謙懷虛已偃息流略翺翔文史三雍飛辯九師名理好古如斯學奚之矣惟陽肇構碣石初開賜田待士牓道求材剖符彭國述職琅

臺去諸曙鼓留歌暮來

故侍中沈欽墓志　江總

早結南陽之親致興沛市之役四埏多難三江屢梗君敦淳化以勵澆風虔滌清流以蕩濁俗草遊紫雲萍濡碧海舊里閈之龍躍車馬之貴陋竇氏之青山恥郭家之金穴

陳羣臣請陳武帝懺文　江總

某位某甲稽首和南十方三世一切諸佛十方三世一切尊法十方三世一切賢聖見前大德僧皇帝某菩薩

睿哲聰明廣淵齊聖心若虛空照窮般若發弘大誓荷負衆生神道會昌膺茲景業百王既季運屬艱難五岳維塵六軍日動劬勞在念有切皇心既而深悟苦空極信無我寶臺華柱本非實録賊城樓櫓苦具茲多遂坐道場靜居禪室堅固善本具足檀那石壁山河珍車象馬頭目髓腦妻子國城鑾輅龍章翠帳玉几福德所感威恵所及莫不肅然大捨供養三尊便欲拂衣崆峒高步六合到梵閒而寘坐與釋種而同遊紫微虛宮黃屋曠位上靈鑒動厚土怔忪 射子等身纓愛惑業構煩惱

天生蒸民樹以司牧黔黎黔首非后罔戴豈容至尊播萬乘而伸獨往之情應在帝王而為有示之事且鑾輿猶夏寇賊姦宄燧人警職日照井泉之火四郊多壘表肆樓撫之威非使七聖遂迷宵然汾水之上八駿沃若方在瑤池之游則天下何依群臣莫奉宗社廟堂有廢興則弟子不勝狼狽之切謹捨如干錢如干物仰嚫三寶大衆奉贖皇帝及諸王所捨悉還本位伏願十方三寶見前大德僧以慈悲力用無礙心坐道放光顯揚宣說撤壽和合翻然降許當使皇帝聖雲望日之姿與南

山等固乃神乃聖之德與北極同尊中宮后妃之星金楨玉榦之戚窮積善之慶盡萬歲之權玉鑾廻鑣金門洞啟百辟翹首搢紳僉列願塵勞與雲沴俱銷億兆與天地同泰慺慺丹悃敢以仄請俯予共和南

陳宣帝哀策文　江總

璧歷綷而翳標拜龍蓂而慟絕變五統而淒涼廻三辰而慘切感川岳而地維傾號穹蒼而天柱折千秋茂德萬世鴻名爰詔掌禮式矛英聲其辭曰嬀水握符嬴墟大旺謳歌承曆揖讓受終重規帝緒疊武王風名由紀

迹清廟傳功我后丕承思弘祖業莅政恭巳臨朝凝旒
煥爛九功咸綏七德憲章昭著威靈允塞爰茲發迹天
步艱難運華勝衛比譽應轉羽儀威右軒冕朝端祈膺
當璧繇顯大横延喜受玉告善飛旌神緇有泰性道無
名詩頌唐年樂舞姬日仁聲汪濊武義洋溢理訟總衙
凝情徵室巡望如禮幽祇咸秩疆番叛援關徼虔劉治
兵丹浦擾醜青丘屠釗且拔管庖方授如龍鶚鼓獻雉
焚裘天必呈祥地寧愛寶神禽奇獸嘉穀靈草屈軼抽
階飛黄伏皂綺雲舒慶珠星照老廣敷丘素弘啟膠庠

書林吐馥文圃含鮮南洽侯衛北暢遐荒般羅自舛周圃無傷金英掩色玉床弗豫天駟摧鑣王良失御鏤鼎奚益綴衣何處漫漫幽夜冥冥上仙長違拜日天意祈年寧神卜兆晏駕迴天銅麟感泣銀海埋田出德陽之廣殿動縈笳之哀轉渡洛水之浮橋望偃師之近縣背紫陌而未遠隱黃山而不見鐸啟挽而依依馬嘶風而戀戀平原欲曙落照將垂鳳蓋飄而水暗鸞軿聳而山危曳旐旗之舒卷閒翠野之參差烏哀哀而驚瞿松瑟瑟而吟枝異故鄉之綠竹非舊宅之塤篪掃秋葉而無

盡鶯春櫻而顧卯北邙已謝西陵何有遊衍苔梧便乖仁壽聲合韶濩道宣尸臘芸瀛海而恆流並嵩華而莫朽

請封衡陽王表　　巴陵王蕭沇

衡陽王昌高高祖子也初與高祖俱往荊州荊州陷遷關右高祖即位遣使請高宗及昌周人許之而未遣高祖崩乃遣之天嘉元年二月昌由魯山濟江沇等率百僚上表

臣聞宗子維城隆周之懋軌封建藩屏有漢之弘規是

以下世斯永武資邢衛鼎命靈長實賴吳楚伏惟陛下
神猷光太聖德欽明道高日月德侔造化往者王業惟
始天步方艱衆奉權謀匡合義烈威略外攘神武內定
故以再康禹迹大庇生民者矣及聖武升遐王師遠次
皇嗣夐隔繼業雖歸宗祧危殆綴旒非喻既而傅車言
反公卿定策纂我洪基光昭景運民心有奉閫攘克寧
后來其蘇復在茲日物情天意皎然可求王琳逆命逋
誅歲奠今者連結犬羊兼流縱釁丹旗野陣綿江蔽陸
兵疲民弊杼軸用空中外騷然藩籬罔固乃旰食宵朝

原缺

見中僧方泰所撰宗下宗正例僧上護以白僧泰酬

請智顗講法華疏　　沈君理

大建元年君理請顗居瓦官開法華經題帝勅停朝

一日羣臣往聽時僕射徐陵尚書毛喜等俱稟戒法

同聞妙旨

儀同公菩薩戒弟子吳興沈君理和南竊聞大乘者大

士之所乘也直廣普運直至道場復作四依周旋六道

伏惟德厚深會經文於五誓之初請開法華題一夏內

仍就剖釋道俗咸躍延佇肅唱慈悲利益不違本誓耳

讀和南

侍中沈府君集序　　劉師卲

陳亢有云趨庭學詩又聞君子毛萇亦云登高能賦可爲大夫言其善覩民風則與圖王政若沈恭子者斯乃當世賢達至如敦厚之詞足以吟詠情性身之文也貞固之節可以宣被股肱邦之光也然此者君之小道猶曰餘行何則德之所本教之所由實乃孝篤天倫誠感神明有爽於斯猶爲高士則余與夫子古所謂世親者歟亦所謂友益者歟疇昔一面竭來二紀自總角而拔

淸塵蒙長者之嘉獎也陪驂更欵娛中興張所以盛

憲猶存春秋美景朝游夕宴酒酣得意賦詩聯章顧余

不肖齒義懸絶降德忘年交情彌至增榮廣價知己難

忘南浦之送未淹北邙之辭仍及于時屬有烽燧方勤

帷扆遂使禍襄莫討賫劒無追痛此生努同茲宿草九

原方遠百身寧贖若乃悵懸秋月一鴈孤飛花落春風

數鴞爭弄伯牙之絃寂寥長絶山陽之管惆悵徒聞夫

盛烈淸徽勒傳乎帝載遺文餘論被淮乎民謡者斯所

以沒而猶彰歿且不朽今乃撰西選所著文章名爲後

集

爲陳宣帝祭比干文　李元操

自獨夫肆虐天下崩離觀竅剖心固守誠節忠踰白日義槩秋天羲皇已來一人而已讀馬卿之賦恨不同時聞李牧之名願以爲將九原不作恨深千古聊佈薄祭君其饗諸

與陳宣帝書　釋智顗

夫學道之法必須先識根源求道由心又須識心之體性分明無惑功業可成一了千明一迷萬惑心無形相

內外不居境起心生境亡心滅色大心廣色小心微乃至知心空寂卽入空寂法門知心無縛卽入解脫法門知心無相卽入無相法門覺心無心卽入眞如法門若能知心如是者卽入智慧法門

陳皇太子釋奠頌　　徐伯陽

穆穆皇儲峩峩副主道尊王𢜤德崇監撫春誦夏絃冬書秋羽漢召通帳周朝問豎翔集禮闈逍遥義府四海無浪三階巳平儲鸞安止和鑾有聲弘風講肄崇儒肅成丹書貴道黃金賤籯洙泗興業闕里增榮青槐陰市

玄冕飛纓

始興王置佐史奏　　尚書八座

舊制諸王受封未加戎號者不置佐史始興王伯茂就封尚書奏云云詔曰可

夫增崇徽號備表車服所以闡彰厥德下變民望第二皇子新除始興王伯茂體自尊極神姿明穎玉映淵渉蘭芬綺歲清輝美譽日茂月升道鬱平河聲超衆樹望情追感聖性天深以本宗闕緒纂承藩嗣雖珪社是膺而戎章未襲豈所以光崇盛哲健樹皇枝臣等參議宜

折寧遠將軍盟佐史

封鄱陽王奏　　尚書八座

臣聞本枝惟允宗周之業以弘盤石既建皇漢之基斯遠故能協宜五運規範百王式固靈根克隆卜世第三皇子伯山發膚德於齠年表岐姿於卯日光昭丹掖暉映青闈而玉圭未秉金錫靡傳豈所以敦序維翰建樹藩戚臣等參議宜封鄱陽郡王

上後主書　　章華

昔高祖南平百粵北誅逆虜世祖東平吳會西破王琳

高宗克復淮南辟地千里三祖之功勤亦至矣陛下即位於今五年不思先帝之艱難不知天命之可畏溺於嬖寵惑於酒色祠七廟而不出拜三妃而臨軒老臣宿將棄之草莽諂佞讒邪升之朝廷今疆場日蹙隋軍壓境陛下如不改絃易張臣見麋鹿復遊於姑蘇矣

故陳智武將軍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侍中國子祭酒新蔡王墓誌銘　　沈志道

王諱叔齊字子肅宣皇帝十一子也金枝衍於寶樹近光啟乎神支玉液派自穹潢遠承休乎聖武輝分日月

勢藉風雲德茂昆孫道昌屏翰冊劉昭儀生王七歲能誦六經既悟玄寂兼曉詩賦豈緣四教夙有文章何假三遷生來俎豆雖胎海之神明良微降之靈淑也大建七年秋甘露降樂遊苑詔羣臣賦詩王獻詩曰蓐收秉素節天地含金商聖德彌三及雲津洽四方願言沃梁稷何意潤華芳玉屑櫛靈藥金莖瀉瓊漿和為上方歃千秋萬歲長帝大喜之尋立為新蔡王智武將軍置佐史珪璋誕析允愜家情節鉞爰加特隆國禮八年春勅與太子及諸宮僚以資問學愛鍾賴彥眷錫甄陶既振

履于青宮復譚經於絳帳詞高郢上則金石爭鳴賦就梁園則雲霞比爛誠有國者之隹公子豈直當七者之貴介弟而已哉十三年出爲東中郎將東揚州刺史好二毛以同車恥三年而報政東平樂善惠推山海蒼黎子建多才坐滿鼮餘英秀明年宣帝崩王哀毀踰禮寢疾幾年後主聞之召爲侍中將軍佐史如故禎明初疆宇日促外釁頻乘寮措顛覆政教崩弛王憂懷邦國痛惜仁賢且以手足之親股肘腋之地吳國亡而怪季子之不言魏事非而井信陵之必去以故殷勤論諫指摘

是非事關善敗無復顧忌乃若救傳章之厄則泣上議
賢之條發施江之奸則憤請上方之劒愛其所惡伐其
所親猶矩度被之驕工藥石投之諱疾身雖斃而弗𠦑
亂即敗而靡悔也於是讒從中起忌由外生君臣之分
嫌兄弟之恩衰矣項之坐事詔免侍中將軍佐吏遷國
子祭酒王遂自求引退謝客杜門舉目山河空有匪狐
之歎傷心骨肉倘來見豕之猜知神氣之將摧慽一身
之尚在耳未幾北軍飛渡南氣告終君公王侯盡為臣
妾宗社云亡功德與馨香俱盡乾坤無改金甌與瓦缶

同移裂冠冕以齊民就徽纆而俘虜既入關徙河西地千里雲山何處江南故國三秋霜雪奚堪河右他鄉秪躬親耕耨以奉昭儀既遭内艱三年歛齒蓋仁孝出自性成雖顛沛守之勿失時寓處河西幾及二九採薪漁釣謝將終身塊坐逍樵講書自若俯仰逍遥籬落諷詠雖驪戎拜戎悲作哭作笑寧以懷王不返既沉函谷遊魂歸于何顏來是湘潭溺鬼感情事之彷彿哀今昔之未然也嘗推屈原之旨著籟紀三卷蓋緣氣類之動以倜身世之感上述廟社下傷宗親雖許寓乎興替亦自見

其窮愁讀其書者謂不終而聲已吞玩其意者亦未析而淚先下東海徐儀見之泣曰亡國之戚豈惟一人種豆之楓要宜三省王因秘之乙丑歲王以陳貴人故召爲尚書王客郎還國子司業以神明之胄陵淸顯之階祼將於京作賓王室緬悲夏殷之無祀猶幸杞宋之有人大業四年十月某日以疾卒於京師春秋四十明年正月某日厥徽孝思以王喪瘞於漱山之陽

天目山銘　　蕭翙

於維天目信其高矣到岳霞上標峰霧裏

此銘載談鑰志不詳何代人味其語當是六朝手姑附於此